

血图

冯永库 著



血 图

冯永库著

時代文藝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地处北疆的边境重镇北林市，接连发生数起特大抢劫杀人命案。被害者有身携数十万元巨款的内地商贾；也有风流艳美的妙龄倩女；更有甚者，竟连公安部门的女警官也横遭洗劫。大案迭出，使即将欢度春节的市民惶恐不安。省市公安机关面对猖狂的犯罪团伙，全力以赴，历时半年，终于从一起奸淫幼女碎尸案中发现线索，将几起大案的幕后策划者——原市公安局长的儿子抓捕归案。

作品情节曲折，触及社会问题发人深省，不仅揭露了干部子女犯罪的社会根源，也热情歌颂了广大公安干警为保卫社会治安的献身精神。

序

刘 绍 棠

几年前，一家乡土文学杂志和几位乡土文学作者给我写信，问我面对通俗文学大潮的冲击，乡土文艺如何求存自保？

我回答他们：向大众文学靠拢！

乡土文学主要写农村的风土人情，大众文学的创作题材以社会伦理、爱情婚姻、法案侦破、惊险传奇为主，二者本来就有交叉点。严格说来，乡土文学乃是大众文学之一种，只是在大众文学中显得“阳春白雪”而已。二者靠拢而有融合，是对乡土文学的普及，也是对大众文学的提高；这种交流不是同流合污，而是“南水北调”的互惠互补。

我的这个主张是否见效？冯永库出版和即将出版的两部小说，便是例证。

冯永库是黑龙江省的一名地方官员，但酷爱文学创作，且颇有成果。我一辈子只当文人而不做官，但是我喜欢官员也能舞文弄墨。舞文弄墨的官员人情味儿多一些。陈毅同志曾有戏言，历史上的大诗人白居易、苏东坡当过杭州市长（知府），共产党的杭州市长也应该是诗人。戏言中含有大道理，值得深长思之。因而我对冯永库的创作，是很看重的。为他

在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走尸》题签，又为他将在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血图》写序。

冯永库的这些小说，写的都是农村侦破题材，通俗而不流俗，格调较高而不庸俗，有利于社会，有益于人心。

曲高不见得就和寡。只要心里想着广大人民群众，想着精神文明、社会效果；想着中国特色、民族风格，便可曲高而和众，即取得雅俗共赏的艺术效应。

“曲高和众，雅俗共赏”八个字，是我对冯永库在创作上的赠言和期望。

1990年11月蛭笠斋

目 录

序 刘绍棠

老井中的麻袋 (1)

血堆里的女尸 (10)

夜搜奇遇 (20)

狼犬守宅 (30)

大白鱼屯 (41)

仅仅是开端 (59)

“天津卫”遇难 (78)

神秘的吉普车 (87)

意外的收获 (96)

“比家好”旅店 (111)

“苏三”之死 (127)

警官失算 (141)

一封恐吓信 (160)

一块白手帕 (180)

曾家村的小屋 (194)

露水鸳鸯 (209)

局长的“公子” (219)

罕见的刀口 (238)

五万元汇票 (256)

回族饭店的晚宴 (275)

计赚曾金龙	(292)
尾声	(314)
后记	(323)

老井中的麻袋

1991年初春，地处北疆的北林市，由于受太平洋北上暖气团的影响，这几天天气晴朗，春风使得去冬厚厚的积雪开始融化，渐渐由厚变薄，由白变黑，寒冬已在不知不觉中飘忽而逝。

这几天，大案不多，“元旦”前后几起特大案件的侦破毫无进展，只好暂时放手，因此，北林市公安局刑侦科气氛轻松。连续的“严打”使罪犯胆寒了。刑侦科长肖强抚桌慨叹道：“严打这种办法，虽不治本，治标却还有效……”一股辛辣的刁翎烟喷向空中，袅袅的、浓浓的，象他的思绪一样，变得空洞而朦胧了。

罗英杰和王刚、刘岩几个人相视而笑，看来科长闲得难耐了。

“我说小罗，”肖强又吐口烟，半倚在椅子上，“二十六号是春节，今天已经是六号了，你们抓紧时间办置年货吧！这可是中国最古老最重要的节日，新年时忙着办案，你们都没在家过，春节再不办置好，你们的媳妇儿可都怨我了。”

小罗嘿嘿一笑，说：“那您呢？”

“我？”肖强搓搓硬胡茬子，“我老了，没闲心，况且有你大嫂忙活呢。”

“好，那就从命啦！”小罗说着，真的站起来，拽了刘岩、王刚往外就走。因为他爱人姗姗早就让他买点过年的东西，三岁的儿子也天天吵着要爸爸给买鞭炮、烟花、玩具、新衣……

突然，桌上那部 110 红色特警电话响了，这部电话一响，便有特急案情。

罗英杰几个人立即停住了脚步，等待肖科长的指示。

“哪里？”肖强对着话筒问，“郊区分局，什么？一具幼女尸体？在哪儿？北林河边的雪堆里？好，我们马上就去。”

肖强转身对三名年轻的部下，挥了挥手，说道：“郊区分局的南岭屯派出所辖区发生了凶杀。具体情况还不清楚，我给莫局长打个电话请示一下。”说完，按动了电话号码键。

“哪位？老肖，正好我要找你。啊……知道了，你们就去现场，如果确是凶杀就由你们科负责侦破……”莫局长的话语里带着亲切的关怀，“呃，马上就要过春节了，年货准备得怎么样了？”

“啊，局长，……”肖强看看罗英杰几个人，“局长，这些事您不用管了，我们马上出发。”

“好，”莫局长的声音凝重起来，说：“老肖，现在，离春节只有二十天了，要抓紧时间破案，让群众安安全全地过个好年……”

“明白。”肖强郑重地说：“局长，我知道尽快破案的重要意义！”

南岭屯为近郊区，离市中心只有十五里路，虽比不上市内繁华，却也人烟稠密，汽车不到半个小时就开到了坐落在电子东头的派出所。所长姜欣正在门前等着肖科长一行。

肖强早就认识姜欣，他是基层派出所所长中的佼佼者，才三十多岁，高高的个头儿，双肩瘦削，眼睛很大，眼球红丝纵横，白净的脸上也透出明显的疲惫，他向肖科长介绍已经掌握的案情……

南岭屯是个背依山坡的村落，因全村上千户的房屋都建在东岭山的南坡而得名。横贯村屯的是一条宽阔的马路，直达北林河大桥。因其交通方便，这里城乡难分，居民人员龙蛇混杂。全村大部分人以种菜为业，也有的在市内上班，或在乡镇企业就职。也有一些人自谋职业，如做零工、搞运输、小本贩卖、编织漆桌等等，五花八门三教九流不可尽数。

北林河绕山而过，多年的冲积，使村前那块广阔的河滩地留下大量的沙石，那些没有本钱、却有力气的人以挖卖沙子谋生。

春节前夕，南岭屯已笼罩在节日前的气氛中。多少年来，这里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小孩小孩你别哭，过了“腊八”就杀猪。

“腊八”刚过去，人们忙累了一年，就等着过年享受几天了！他们盼今年的春节过得更加欢快与充实，刚进腊月门，家家便开始杀猪、宰羊、抓鸡、捉狗，女人们则隔三差五的往返于城乡之间，购置新衣。一时间，全村猪吼狗吠羊啼鸡鸣，伴着大人的吆喝，小孩儿的欢笑，格外热闹。

廉本山，一个三十多岁的菜农，前年就成为了万元户。今

年，他种十垧地的蔬菜，纯收入竟超过了三万元！两口子乐得什么似的，老早就筹划着过好这个春节；十一岁的女儿燕燕也吵着要鞭炮，要绫花和新衣。老廉钱多气粗，大嘴一咧，笑呵呵地说：“给买给买，还要什么？”

“真的？真的！”燕燕歪着脑袋看着爸爸憨厚粗糙的脸。

“真的，不信，来拉勾……”老廉说着，伸出二拇指来

.....

第二天，还没亮天，燕燕就推醒爸爸，吵着：“爸爸，天亮了，杀猪吧。”又去推妈妈，“妈，快起来吧，上市啦。”两口子都给鼓捣醒来，说：“唉唉，还早呢！”

“还早呢？”燕燕撅着小嘴笑嗔道：“快起来做饭吧，我还要上学呢！”

“几点考试呀？”妈妈已经起身穿衣服了。

“十点呗，九点上学。”燕子钻到妈妈怀里撒娇。

“九点？”妈妈在女儿脸上亲了一口，“赶趟啊，我的宝贝。”

几个人说笑着，待他们吃过饭，已经八点多了。

妈妈梳洗打扮了一番，拎起一个大空包儿要上街了，临出门又一次叮咛：“燕燕，考试时认真点，答完卷儿要检查几遍！”

“哎，我记住了，”燕燕也开始收拾书包：“妈妈，别忘了给我买两朵花，过年好戴，要红的、红的，我和沈春梅一人一朵……”

“放心吧，宝贝儿。”妈妈笑着出了门。

这时，廉本山已找来两个青年帮手，开始抓猪，一只三

百多斤重的猪很快就被捆住四只蹄子，不停地嚎叫着，它似乎已预感到今天是它的死期，因此，叫得异常凄惨。

听着猪的惨叫，小燕燕已经不觉得好玩了，她心中有些潸然，叹了口气，背起书包上学去了。

杀猪是个累活，可也是一种愉快的劳动。经过一年的饲养，现在就要把它变成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啦！廉本山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和激动，他的情绪感染了两个帮忙的。宰杀、刮毛、开膛，几道最重要的工序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三四个小时过去了，他们却觉得只一会儿的功夫。

望着肥嫩仍有些颤抖的猪肉，廉本山心里充满一种收获的喜悦。他对一个帮手说：“老七，你灌血肠。”

“好。”叫老七的青年人拿来一把秫秸杆儿，在装血的盆子中一个劲的捣动，搞得那一盆猪血泛起层层血花儿。

“刘小伟，”廉本山又吩咐另一个帮手，说：“你来卸肉，我去生火，咱们抓紧吃饭。”

“行啊。”小刘答应着。“是得抓紧，我晚上5点约好了人打麻将……”小刘是个杀猪的行家，一把铮亮的斧子专拣骨缝砍，卸下了后丘，又卸前槽儿……。

春节杀猪这活儿，一个人是干不了的，因此都要请帮手，杀完猪也要留帮手吃个鲜，有的人家还要请上几个至亲好友，来庆贺一番，不过菜大都很简单，大块猪肉加上满满一锅酸菜，大口嚼着白花花的肉片儿，鲜嫩的血肠浸上大蒜汁儿，喝着大碗的白酒，自有一种东北人的豪爽劲儿。

廉本山来到外边取煤块儿，一看杀猪时弄了一地的血水，就用灶灰垫盖了，这才生火煮肉。

肉煮好的时候，妻子也兴高彩烈地满载而归，举着一束红花儿，一步踏进屋来，喊道，“燕燕，妈妈给你买花了，看看新鲜不新鲜？”

没有燕燕的应声，她问丈夫：“孩子呢？”

这时，廉本山才发觉天色已经昏暗下来了，女儿还没回来。

廉本山让妻子收拾好桌子，准备招待两个帮手，自己去学校接女儿。

南岭屯小学在南岭屯的中央，离廉本山家有二里来地。廉本山出了院子，绕到屋后顺小巷斜插奔向学校，这是燕燕上学常走的路，他估计路上可能迎着女儿。学校建在山坡上，坐北向南，砖围墙早已残破不堪，廉本山一直走到学校围墙边，却没有迎着女儿。他顺着学生们常走的墙缺口跳进院子，偌大的学校静悄悄的，女儿所在的三年一班教室，一把大锁静静地挂在门上。他来到学校办公室，办公室也已人影杳然，他忽然想起来了，昨天燕燕说过，今天考完试全校都放假，大概老师们也忙着回家了。

燕燕哪去了？廉本山上冒了汗，他出了学校，在附近打听燕燕的几个同学，都说下午3点钟就放学了，燕燕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

暮色渐起，已经下午5点半了，他真急了，跑回家去，找了妻子，抛下两个杀猪的帮手，两人分头去找女儿燕燕。

暮霭四合，大地没入黑暗之中。已是家家灯火，户户就餐之时，廉本山夫妇还没有找到女儿，两个人急中生智，奔到村委会，找到了村长。不久，南岭屯的大喇叭传出了寻人

广告：“各位居民，我村廉本山夫妇的独生女儿廉燕燕下午走失，有知情者请速告廉本山或村委会，必有重谢；廉燕燕如果听到广播请马上回家，免得你父母悬念！各位……”

这不祥的声音，广播了一遍又一遍，到了晚上八点多钟，既不见燕燕归来，也没传来有关燕燕的消息，廉本山夫妇只好在村长的陪伴下来到南岭屯派出所报案。

南岭屯有个名叫秦午阳的，今天请人杀了一只羊，他和客人吃完羊肉，喝完羊汤，送走了客人，顿觉头晕目眩，酒气涌了上来，他一边关掉广播，一边自言自语：“老廉家孩子丢了……”然后倒身仰在火炕上，眯起眼睛准备睡上一觉。

秦午阳刚刚闭上眼睛，他的女人就在厨房鬼捏鬼叫地喊：“老死鬼，缸里没水了，快去挑水！真是头蠢猪，天天吃完就睡。快点，快点！”

素来怕老婆的秦午阳，条件反射般地从炕上蹦下地来，一声不吭拿起扁担便去担水。

本来南岭屯去年就吃上了自来水，但秦午阳是后搬来的住户，还没有接上水管，只好吃那口已经很少有人用的土井里的水。幸好他家住在屯子的下梢，紧靠着位于低洼处的土井，省了不少的力气。

秦午阳来到井边，一看井架上只剩下一段不长的绳子，提水的柳斗子也不知去向了。秦午阳破口大骂道：“这是他妈的哪个王八羔子干的？还让不让老子吃水了！”生气无济于事，骂也不能解决问题，水还是要吃的。井绳不够长，他只好提起扁担挂上一只水桶，伸到井底，晃了几晃，才把水桶弄倒，待水灌进桶中，再把水桶慢慢提上来。提上一桶后，他又把

另一只水桶挂上，照样伸到井底，将水桶灌满了水，使劲往上提，提着提着，只听“扑通”一声，顿觉突然失重，使他身不由己向后跌了一跤。

幸好秦午阳摔在雪地上，并没摔疼，他一边骂着，一边翻身爬起来，一看水桶掉进井里去了。他趴在井台向下一看，黑洞洞的，突然产生了一种恐怖感，他赶紧提着一只水桶回了家。

虽然被老婆又是一顿臭骂却也无可奈何，好在秦午阳早已习以为常了。

老婆的一顿臭骂，井台旁的一跤，使秦午阳的酒意跑到爪哇国去了。他感到那口井有点怪，但又说不清奇怪在何处，这使他一夜没有睡好觉。

第二天天刚亮，他就爬起来，找了一把三齿钩子和一条绳子去捞那只掉下去的水桶。秦午阳刚把三齿钩子放到井底，就觉得钩住了自己的水桶，他用力往上提起，但三齿钩子一出水面，他觉得不对劲儿，怎么轻了？也许是水桶没有灌满水吧！他慢慢往上提着，终于，提上来了，却不是水桶，而是一条麻袋，他把麻袋放在井台上，仔细一看，竟是两条。“啊！”他突然惊叫起来，他被麻袋上的许多血痕吓坏了，那上面还有头发！他顿觉头皮酥麻，向四周一看，井台旁的雪地上还有一处血泊，血泊连着一一条通向村子里的点点滴滴的血线，在白雪的映衬下十分刺眼，他忘了再捞自己的水桶，惊惧地大喊大叫起来。“不好了，快来人啊，快来人啊……”

南岭屯派出所的姜欣所长赶到现场，经初步勘查，认定这两条麻袋上的血痕是人血，除了头发外，还有一些粘乎乎

乎的东西，似乎也是人体上的某一部分，可能涉及一起凶杀案！姜所长立即下令封锁井台和血线现场，向上级报告，等待着肖科长他们来进一步详细勘查。

血堆里的女尸

虽说千家万户都在欢欢乐乐地准备过年，不过，也有一些例外特殊的住户。他们没钱办置年货，更没有条件大把大把地花钱，有的只是发愁。刘万福就是其中的一个。

刘万福今年四十多岁，不光自己体弱多病，家中还有个病老婆，两个孩子都在念书，分田到户那阵子分得一垧菜地，但他既无资金，又无畜力，没办法，转包给种菜大户老廉，说是承包，实际是卖了。两口子看病吃药，孩子念书又都要大笔花销，只好求亲靠友，这两年早已是债台高筑，生活日趋窘迫。

这几天，春节在即，债主纷纷登门，急得他几乎大病一场，他倒在炕上，翻来复去睡不着，也许是人急智生，终于让他想出了一个主意。他昨天听人说今年市里正在大兴土木，要建什么通天宾馆，接待省城和北京来的大领导，还有过去伪满州国时的主人——日本人，还有苏联人……急需赶在化冻前备一批沙子。自家门前不太远就是沙子堆积的河滩，只是自己体弱没力气，怕干不了这挖沙子的重活。但他看见了站在眼前的儿子，虽说只有十六岁，却长得高高大大，像个